

五燈會元卷第四十七

石十

宋沙門大川濟纂

南嶽下十二世

黃龍南禪師法嗣

蘄州四祖山法演禪師桂州人也僧問如何

卓

是心相師曰山河大地曰如何是心體師曰

汝喚甚麼作山河大地上堂葉辭柯秋已暮

參玄人須警悟莫謂來年更有春等閑蹉了

嚴前路且道作麼生是嚴前路良久曰驗上

堂主山吞却案山尋常言論拄杖子普該塵

刹未足爲奇光境兩亡復是何物良久曰劫

火洞然毫末盡青山依舊白雲中上堂佛祖

之道壁立千仞擬議馳求還同點額識不能

識智不能知古聖到這裏垂一言半句要你

諸人有箇入處所以道低頭不見地仰面不

見天欲識白牛處但看觸體前如今頭上是屋脚下是地面前是佛殿且道白牛在甚麼處乃召大眾衆舉頭師叱之

南康軍清隱潛庵清源禪師豫章鄧氏子上堂寒風激水成冰杲日照冰成水冰水本自

無情各各應時而至世間萬物皆然不用強

生擬議上堂先師初事棲賢謁泐潭澄歷二

十年宗門奇奧經論玄要莫不貫穿及因雲

峯指見慈明則一字無用遂設三關語以驗

學者而學者如葉公畫龍龍現即怖

安州興國院契雅禪師僧問請師不於語默

裏答話師以拄杖卓一下僧曰和尚莫草草

忽忽師曰西天斬頭截臂僧禮拜師曰墮也

墮也上堂心如朗月連天靜遂打一圓相曰

寒山子聾性似寒潭徹底清是何境界良久

曰無價夜光人不識識得又堪作甚麼凡夫
虛度幾千春乃呵呵大笑曰爭如獨坐明窓

下華落華開自有時下座

齊州靈巖山重確正覺禪師上堂祖師心印
狀似鐵牛之機鍼挑不出匙挑不上過在阿

石子

二

誰綠雖千種草香祇一株蘭上堂不方不圓
不上不下驢鳴狗吠十方無價拍禪牀下座

虔州廉泉院曇秀禪師僧問滿口道不得時

如何師曰話墮也問不與萬法爲侶時如何

師曰自家肚皮自家畫問如何是學人親切處

處師曰掃地澆華曰如何是學人親切處師

曰高枕枕頭曰總不恁麼時如何師曰鶯啼

嶺上華發巖前問如何是衲僧口師曰殺人

不用刀

南嶽高臺寺宣明佛印禪師僧問正法眼藏

涅槃妙心便請拈出師直上覲僧曰恁麼則
人天有賴師曰金屑雖貴

蘄州三角山慧澤禪師僧問師登寶座大眾
側聆師卓拄杖一下僧曰答即便答又卓箇
甚麼師曰百雜碎

南嶽法輪文昱禪師上堂以拄杖卓一卓喝
一喝曰臺上加霜眼中添骨若也不會北鬱
單越

信州靈鷲慧覺禪師上堂大眾百千三昧無
量妙義盡在諸人腳跟下各請自家回互取

石子

三

會麼回互不回互認取歸家路智慧爲橋梁
柔和作依怙居安則慮危在樂須知苦君不
見龐居士黃金拋却如糞土父子團圓頭共
說無生語無生語仍記取九夏雪華飛三冬

汗如雨

南嶽下十三世上

黃龍心禪師法嗣

黃檗積翠永庵主示衆山僧住庵來無禪可說無法可傳亦無羞珍異寶祇收得續火柴頭一箇畱與後人令他煙燄不絕火光長明遂擲下拂子時有僧就地拈起吹一吹師便喝曰誰知續火柴頭從這漢邊煙消火滅去乃拂袖歸庵曾吐舌而去

廬山諦宗志芝庵主臨江人也壯爲苾芻依黃龍於歸宗遂領深旨有偈曰未到應須到到了令人笑眉毛本無用無渠底波俏未幾龍引退芝陸沈于衆一日普請罷書偈曰茶芽蘗初離焙筍角狼忙又吐泥山舍一年春事辦得閑誰管板頭低由是衲子親之師不憚結茆絕頂作偈曰千峯頂上一間屋老僧半間雲半間昨夜雲隨風雨去到頭不似老僧閑

隆興府黃龍死心悟新禪師韶州黃氏子生有紫肉幕左扇右袒如僧伽黎狀壯依佛陁院德修祝髮進具後遊方至黃龍謁晦堂堂堅拳問曰喚作拳頭則觸不喚作拳頭則背汝喚作甚麼師罔措經二年方領解然尚談辯無所抵牾堂患之偶與語至其銳堂遂曰住住說食豈能飽人師窘乃曰某到此弓折箭盡望和尚慈悲指箇安樂處堂曰一塵飛而翳天一芥墮而覆地安樂處_五政忌上座許_四許多骨董直須死却無量劫來全心乃可耳師趨出一日聞知事捶行者而迅雷忽震即大悟趨見晦堂忘納其履即自譽曰天下人總_三是參得底禪某是悟得底堂笑曰選佛得甲

科何可當也因號死心叟僧問如何是黃龍
接人句師曰開口要罵人曰罵底是接人句
驗人一句又作麼生師曰但識取罵人問弓
箭在手智刀當鋒龍虎陣圓請師相見師曰
敗將不斬曰恁麼則銅柱近標修水側鐵闕

高鑠鳳凰峯師曰不到烏江未肯休曰若然
者七擒七縱正令全提師曰棺木裏瞎眼僧
禮拜師曰苦苦問承師有言老僧今夏向黃
龍潭內下三百六十箇釣筒未曾遇著箇錦
鱗紅星爲復是鉤頭不妙爲復是香餌難尋
師曰雨過竹風清雲開山嶽露曰恁麼則已
得真人好消息人間天上更無疑師曰是鉤
頭不妙是香餌難尋曰出身猶可易脫體道
應難師曰亂繞禪和如麻似粟上堂深固幽
遠無人能到釋迦老子到不到若到因甚麼

百十

五

無人若不到誰道幽遠上堂祖師心印狀似
鐵牛之機去即印住住即印破祇如不去不
住印即是不印即是金果早朝猿摘去玉華
晚後鳳銜歸上堂行脚高人解開布袋放下
鉢囊去却藥忌一人所在須到半人所在須
到無人所在也須親到上堂拗折拄杖將甚
麼登山渡水粘却鉢盂是著將甚麼喫粥喫
飯不如向十字街頭東卜西卜忽然卜著是你
諸人有彩若卜不著也怪雲巖不得上堂
文殊騎師子普賢騎象王釋迦老子足躡紅
蓮且道黃龍騎箇甚麼良久曰近來年老一
步是一步上堂清珠下於濁水濁水不得不
清念佛投於亂心亂心不得不佛佛既不亂
濁水自清濁水既清功歸何所良久曰幾度
黑風翻大海未曾聞道釣舟傾上堂有時破

二作三有時會三歸一有時三一混同有時不落數量且道甚麼處是黃龍爲人處良久曰珍重僧問如何是四大毒蛇師曰地水火風曰如何是地水火風師曰四大毒蛇曰學人未曉乞師方便師曰一大既爾四大亦同室中問僧月晦之陰以五色彩著於暝中令百千萬人夜視其色寧有辯其青黃赤白者麼僧無語師代曰箇箇是盲人師因王正言問嘗聞三緣和合而生又聞即死即生何故有奪胎而生者某甚疑之師曰如正言作漕使隨所住處即居其位還疑否王曰不疑師曰復何疑也王於言下領解師臨寂示偈曰說時七顛八倒默時落二落三爲報五湖禪客心王自在休參茶毗設利五色後有過其區所者獲之尤甚塔于晦堂丈室之北

隆興府黃龍靈源惟清禪師本州陳氏子印心於晦堂每謂人曰今之學者未脫生死病在甚麼處病在偷心未死耳然非其罪爲師者之罪也如漢高帝給韓信而殺之信雖死其心果死乎古之學者言下脫生死效在甚麼處在偷心已死然非學者自能爾實爲師者鉗鎗妙密也如梁武帝御大殿見侯景不動聲氣而景之心已枯竭無餘矣諸方所說非不美麗要之如趙昌畫華華雖逼真而非真華也上堂鼓聲纔動大衆雲臻無限天機一時漏泄不孤正眼便含歸堂更待繁詞沈埋宗旨縱謂釋迦不出世四十九年說達磨不西來少林有妙訣修山主也似萬里望鄉關又道若人識祖佛當處便超越直饒恁麼悟入親切去更有轉身一路勘過了打以拂

子擊禪牀下座上堂江月照松風吹永夜清宵
更是誰霧露雲霞遮不得箇中猶道不如
歸復何歸荷葉團團似鏡菱角尖尖似錐
上堂三世諸佛不知有恩無重報狸奴白
牡却知有功不浪施明大用曉全機絕蹤跡

五

七

不思議歸去好無人知衝開碧落松千尺截
斷紅塵水一溪上堂至道無難唯嫌揀擇但
莫憎愛洞然明白祖師恁麼說話瞎却天下
人眼識是非別繙素底衲僧到這裏如何辨
明未能行到水窮處難解坐看雲起時

隆興府泐潭草堂善清禪師南雄州何氏子
初謁大鴻祐禪師無所得後謁黃龍龍示以
風幡話久而不契一日龍問風幡話子作麼
生會師曰迥無入處乞師方便龍曰子見貓
兒捕鼠乎目睛不瞬四足踞地諸根順向首

尾一直擬無不中子誠能如是心無異緣六
根自靜默然而究萬無失一也師從是屏去
閑緣歲餘豁然契悟以偈告龍曰隨隨隨昔
昔昔隨隨隨後無人識夜來明月上高峯元
來祇是這箇賊龍領之復告之曰得道非難
弘道爲難弘道猶在已說法爲人難既明之
後在力行之大凡宗師說法一句中具三玄
一玄中具三要子入處真實得坐披衣向後
自看自然七通八達去師復依止七年乃辭
偏訪叢林後出世黃龍終于泐潭僧問牛頭

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京三卞四曰見後如
何師曰灰頭土面曰畢竟如何師曰一場懼
懼開堂上堂舉浮山遠和尚云欲得英俊麼
仍須四事俱備方顯宗師蹊徑何謂也一者
祖師巴鼻二具金剛眼睛三有師子爪牙四

得衲僧殺活拄杖得此四事方可縱橫變態

任運卷舒高聳人天壁立千仞儻不如是守死善道者敗軍之兆何故棒打石人貴論實事是以到這裏得不修江耿耿大野雲凝綠竹含煙青山鎖翠風雲一致水月齊觀一句百十

該通已彰殘朽師曰黃龍今日出世時當末季佛法澆漓不用祖師巴鼻不用金剛眼睛

不用師子爪牙不用殺活拄杖祇有一枝拂

子以爲蹊徑亦能縱橫變態任運卷舒亦能高聳人天壁立千仞有時逢強即弱有時遇

貴即賤拈起則羣魔屏迹佛祖潛蹤放下則合水和泥聖凡同轍且道拈起好放下好竿

頭絲線從君弄不犯清波意自殊上堂色心不異彼我無差豎起拂子曰若喚作拂子入地獄如箭不喚作拂子有眼如盲直饒透脫

兩頭也是黑牛臥死水

吉州青原惟信禪師上堂老僧三十年前未參禪時見山是山見水是水及至後來親見知識有箇入處見山不是山見水不是水而今得箇休歇處依前見山祇是山見水祇是水大眾這三般見解是同是別有人緇素得出許汝親見老僧

澧州夾山靈泉院曉純禪師嘗以木刻作一獸師子頭牛足馬身每陞堂時持出示衆曰喚作師子又是馬身喚作馬身又是牛足且百十一

道畢竟喚作甚麼令僧下語莫有契者師示

頌曰軒昂師子首牛足馬身材三道如能入玄門疊疊關上堂有箇漢自從曠大劫無住亦無依上無片瓦蓋頭下無寸土立足且道十二時中在甚處安身立命若也知得朝到

西天暮歸東土

漢州三聖繼昌禪師彭州黎氏子上堂木佛
不度火甘露臺前逢達磨惆悵落陽人未來
面壁九年空冷坐金佛不度爐坐歡勞生走
道途不向華山圖上看豈知潘閻倒騎驢泥

佛不度水一道靈光照天地堪羨玄沙老古
錐不要南山要鼈鼻上堂舉趙州訪二庵主

師曰五陵公子爭誇富百衲高僧不厭貧近
來世俗多顛倒祇重衣衫不重人

隆興府雙嶺化禪師上堂翠竹黃華非外境
白雲明月露全真頭頭盡是吾家物信手拈
來不是塵還舉拂子曰會麼認著依前還不
是擊禪牀下座

泗州龜山水陸院曉津禪師僧問如何是賓
中賓師曰巢父飲牛曰如何是賓中王師曰

許由洗耳曰如何是主中賓師便喝曰如何
是主中主師曰禮拜了退上堂田地穩密過
犯彌天灼然擡腳不起神通遊戲無瘡自傷
特地下腳不得且道過在甚麼處具參學眼
底出來共相理論要見本分家山不支岐路
莫祇管自家點頭蹉過歲月他時異日頂上
一椎莫言不道

漳州保福本權禪師臨漳人也性質直而勇
於道乃於晦堂舉拳處徹證根源機辯提出
黃山谷初有所入問晦堂此中誰可與語堂

曰漳州權師方督役開田山谷同晦堂往致
問曰直歲還知露柱生兒麼師曰是男是女
黃擬議師揮之堂謂曰不得無禮師曰這木
頭不打更待何時黃大笑上堂舉寒山偈曰
吾心似秋月碧潭清皎潔無物堪比倫教我

如何說老僧即不然吾心似燈籠點火內外紅有物堪比倫來朝日出東傳者以爲笑死心和尚見之歎曰權兄提唱若此誠不負先師所付囑也

潭州南嶽雙峯景齊禪師上堂拈柱杖曰橫拈倒用諸方虎步龍行打狗擰門雙峯掉在無事甲裏因風吹火別是一家以柱杖靠偈顧視大衆曰喚作無事得麼良久曰刀尺高懸著眼看誌公不是閑和尚卓柱杖一下

溫州護國寄堂景新禪師郡之陳氏子上堂三界無法何處求心欲知護國當陽句且看

門前竹一林

鄂州黃龍智明禪師一日上堂衆纔集師乃曰不可更開眼說夢去也便下座上堂南北一訣斬釘截鐵切忌思量讎成途轍師同胡

巡檢到公安二聖胡問達磨對梁武帝云廓然無聖公安爲甚麼却有二聖師曰一點水墨兩處成龍

潭州道吾仲圓禪師上堂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古人恁麼道譬如管中窺豹但見一斑設或入林不動草入水不動波亦如騎馬向冰凌上行若是射鵩手何不向蛇頭上揩癢具正眼者試辨看良久曰駕鷲繡出自金鍼太史山谷居士黃庭堅字魯直以般若夙習雖耽仕澹如也出入宗門未有所向好作艷詞嘗謁圓通秀禪師秀呵曰大丈夫翰墨之妙甘施於此乎秀方戒李伯時畫馬事公謂之曰無乃復置我於馬腹中邪秀曰汝以艷語動天下人姪心不止馬腹中正恐生泥犁耳公悚然悔謝由是絕筆惟孳孳於道著發

願文痛戒酒色但朝粥午飯而已徃依晦堂
乞指徑提處堂曰祇如仲尼道二三子以我
爲隱乎吾無隱乎爾者太史居常如何理論
公擬對堂曰是不是公迷悶不已一日侍
堂山行次時巖桂盛放堂曰聞木樨華香麼
公曰聞堂曰吾無隱乎爾公釋然即拜之曰
和尚得恁麼老婆心切堂笑曰祇要公到家
耳久之謁雲巖死心新禪師隨衆入室心見
張目問曰新長老死學士死燒作兩堆灰向
甚麼處相見公無語心約出曰晦堂處叅得
底使未著在後左官黔南道力愈勝於無思
念中頓明死心所問報以書曰徃年嘗蒙苦
苦提撕長如醉夢依俙在光影中蓋疑情不
盡命根不斷故望崖而退耳謫官在黔南道
中晝臥覺來忽爾尋思被天下老和尚謾了

五十一

五十二

多少惟有死心道人不肯乃是第一相爲也
不勝萬幸後作晦堂塔銘曰某夙承記荆堪
任大法道眼未圓而來瞻寧堵實深宗仰之
歎乃勒堅珉敬頌遺美公復設蘋蘩之供祭
之以文弔之以偈曰海風吹落楞伽山四海
禪徒著眼看一把柳絲收不得和煙塔在玉
欄干

觀文王韶居士字子淳出刺洪州乃延晦堂
問道默有所契因述投機頌曰畫曾忘食夜
忘眠捧得驪珠欲上天却向自身都放下四
稜塌地恰圓堂堂深肯之

秘書吳恂居士字德夫居晦堂入室次堂謂
曰平生學解記憶多聞即不問你父母未生
已前道將一句來公擬議堂以拂子擊之即
領深旨連呈三偈其後曰咄這多知俗漢數

盡古今公案忽於狼藉堆頭拾得蟻娘糞彈
明明不直分文萬兩黃金不換等閑拈出示
人祇爲走盤難看喫堂答曰水中得火世還
稀看著令人特地疑自古不存師弟子如今
却許老胡知

東林總禪師法嗣

石子

三

隆興府泐潭應乾禪師袁州彭氏子上堂靈
光洞耀迥脫根塵體露真常不拘文字心性
無染本自圓成但離妄緣即如如佛古人恁
麼道殊不知是箇坑穿貼肉汗衫脫不去過
不得直須如師子兒壁立千仞方能勦絕去
然雖如是也是布袋裏老鴟拍禪牀下座
廬山開先行瑛廣鑑禪師桂州毛氏子僧問
如何是道師曰良田萬頃曰學人不會師曰
春不耕秋無望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

君山點破洞庭湖曰意旨如何師曰白浪四
邊繞紅塵何處來上堂談玄說妙譬如畫餅
充饑入聖超凡大似飛蛾赴火一向無事敗
種焦芽更若馳求水中捉月以拂子一拂云
適來許多見解拂却了也作麼生是諸人透
脫一句良久曰鐵牛不喫欄邊草直向須彌
項上眠以拂子擊禪牀上堂彎石葦弓架興
化箭運那羅廷力定燦迦羅眼不射大雄虎
不射藥山鹿不射雲巖師子不射象骨獮猴
且道射箇甚麼良久曰放過一著上堂登山
須到頂入海須到底學道須到佛祖道不得
處若不如是盡是依草附木情靈喫野狐
涕唾底鬼子華嚴恁麼道譬如良藥然則苦
口且要治疾阿哪哪

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寸釘牛力曰學人不會師曰叅取不會底

紹興府象田梵鄉禪師嘉興人姓錢氏僧問大悲菩薩用許多手眼作甚麼師曰富嫌千口少曰畢竟如何是正眼師曰從來共住不

至

十四

知名問寒風乍起衲子開爐忽憶丹霞燒木

佛因何院主墮眉鬚師曰張公喫酒李公醉曰爲復是逢強即弱爲復是妙用神通師曰堂中聖僧却諳此事僧問象田有屠龍之劍欲借一觀時如何師橫按柱杖僧便喝師擲

下拄杖僧無語師曰這死蝦蟆上堂春已暮落華紛紛下紅雨南北行人歸不歸千林萬林鳴杜宇我無家兮何處歸十方刹土奚相依老夫有箇真消息昨夜三更月在池上堂佛法到此命若懸絲異日超宗亦難承紹豎

起拂子曰賴有這箇堪作流通於此覩得便見三世諸佛向燈籠露柱裏轉大法輪六趣衆生於鐵圍山得聞法要聲非聲見色非色隨異類四生各得解脫如斯舉唱非但埋沒宗風亦乃平沈自己且道如何得不犯令去

拍禪牀下座

東京褒親旌德院有瑞佛海禪師興化軍陳氏子初參黃龍南禪師龍問汝爲人事來爲佛法來師曰爲佛法來龍曰若爲佛法來即今便分付遂打一拂子師曰和尚也不得惱

十五

十五

亂人龍即器之後依照覺深悟玄奧上堂有佛世界以一塵一毛而作佛事令見一法者而具足一切法故權爲架閣有佛化內以忘言寂默爲大佛事使其學者離一切相即名諸佛故好與三下火抄有佛土中以黃華翠

竹而爲佛事令覩相者見色即空故且付與彌勒有佛寶利以法空爲座而示佛事俾其行人不著佛求故勘破了勾下有佛道場以四事供養而成佛事使知足者斲異念故可與下載有佛妙域以一切語言三昧作其佛事令隨機入者不捨動靜故爲渠裝載大眾且道於中還有優劣也無良久曰到者須知是作家參

臨江軍慧力院可昌禪師僧問佛力法力即不問如何是慧力師曰踏倒人我山扶起菩提樹曰菩提本無樹向甚麼處下手師曰無下手處正好著力曰今日得聞於未聞師曰莫把真金喚作鑰上堂佛法根源非正信妙智不能悟入祖師關鍵非大悲重願何以開通具信智則權實雙行如金在鑛全悲願則

善惡可辨似月離雲大眾祇如父母未生時許多譬喻向甚麼處吐露良久曰十語九中不如一默

黃州柏子山棲真院德高禪師上堂天地一指絕諍競之心萬物一馬無是非之論由是魔羅潛跡佛祖興隆寒山拊掌欣欣拾得呵呵大笑大眾二古聖笑箇甚麼良久呵呵大笑曰曇華一朶再逢春

廬山萬杉院紹慈禪師桂州趙氏子參照覺問曰世尊付金闡外別傳何物覺舉拂子石十十六師曰畢竟作麼生覺以拂子驀口打師擬閉口覺又打師於是省遂奪拂子便禮拜覺曰汝見何道理便禮拜師曰拂子屬某甲了也覺曰三十年老將今日被小卒折倒自此玄風大振推爲東林上首上堂先行不到若須

彌立乎巨川末後太過猶猛士發乎狂矢或
高或下未有準繩以是還非遭人點檢且道
如何得相應去良久曰紅爐燄裏重添火烜
赫金剛眼自開咄上堂我祖別行最上機縱
橫生殺絕猜疑雖然塞斷羣狐路返擲須還

師子兒衆中還有金毛烜赫牙爪生獰者麼
試出哮吼一聲看良久曰直饒有也不免玉
溪寨主撩鉤搭索參

南嶽衡嶽寺道辯禪師僧問拈槌舉拂即且
置和尚如何爲人師曰客來須接曰便是爲
人處也師曰麤茶澹飯僧禮拜師曰須知滋
味始得

吉州禾山甘露志傳禪師僧問一等沒絃琴
請師彈一曲師曰山僧耳聾曰學人請益師
曰去曰慈悲何在師曰自有諸方眼

東京褒親旌德寺諭禪師上堂新羅打鼓大
宋上堂庭前柏子問話燈籠露柱著忙香臺
拄杖起作舞臥病維摩猶在牀這老漢我也
識得你病休訝郎當咄

隆興府西山龍泉夔禪師上堂衆集師乃曰

抵恁麼便散去不妨要妙雖然如是早是無
風起浪釘橛空中豈況牽枝引蔓說妙譚玄
正是金胥眼中翳衣珠法上塵且道拂塵出
胥是甚麼人卓拄杖下座

南康軍兒率志恩禪師上堂落落嵬嵬居村
居郭莽莽鹵鹵何今何古不重已靈休話佛
祖掲定釋迦鼻孔揭却觀音耳朵任他雪嶺
輶毬休管禾山打鼓若是本色衲僧終不守
株待兔參

福州興福院康源禪師上堂山僧有一訣尋

常不漏泄今日不囊藏分明爲君說良久曰
寒時寒熱時熱

慧圓上座開封酸棗干氏子世業農少依邑
之建福寺德光爲師性椎魯然勤渠祖道堅
坐不臥居數歲得度出遊廬山至東林每以

已事請問朋輩見其貌陋舉止乖疎皆戲侮
之一日行殿庭中忽足顛而仆了然開悟作

偈碑行者書於壁曰這一交這一交萬兩黃

金也合消頭上笠腰下包清風明月杖頭挑
即日離東林衆傳至照覺覺大喜曰衲子參

究若此善不可加令人迹其所往竟無知者

大慈武庫謂證
悟頗語非也

內翰東坡居士蘇軾字子瞻因宿東林與照
覺論無情話有省黎明獻偈曰溪聲便是廣
長舌山色豈非清淨身夜來八萬四千偈他

百三

十六

日如何舉似人未幾抵荆南聞玉泉皓禪師
機鋒不可觸公擬抑之即微服求見泉問尊

官高姓公曰姓秤乃秤天下長老底秤泉喝
曰且道這一喝重多少公無對於是尊禮之
後過金山有寫公照容者公戲題曰心似已

灰之木身如不繫之舟問汝平生功業黃州
惠州瓊州

寶峯文禪師法嗣

隆興府兜率從悅禪師贛州熊氏子初首衆
於道吾領數衲謁雲蓋智和尚智與語未數
句盡知所蘊乃笑曰觀首座氣質非凡奈何
出言吐氣如醉人邪師面熱汗下曰願和尚
不吝慈悲智復與語錐劄之師茫然遂求入
室智曰曾見法昌遇和尚否師曰曾看他語
錄自了可也不願見之智曰曾見洞山文和

尚否師曰關西子沒頭腦拖一條布裙作尿
臭氣有甚長處智曰你但向屎臭氣處叅取
師依教即謁洞山深領奧旨復謁智智曰見
關西子後大事如何師曰若不得和尚指示
洎乎蹉過一生遂禮謝師復謁真淨後出世

石牛

十九

鹿苑有清素者久參慈明寓居一室未始與
人交師因食蜜漬荔枝偶素過門師呼曰此
老人鄉果也可同食之素曰自先師亡後不
得此食久矣師曰先師爲誰素曰慈明也某
忝執侍十三年耳師乃疑駭曰十三年堪忍
執侍之役非得其道而何遂饋以餘果稍稍
親之素問師所見者何人曰洞山文素曰文
見何人師曰黃龍南素曰南匿頭見先師不
久法道大振如此師益疑駭遂袖香詣素作
禮素起避之曰吾以福薄先師授記不許爲

人師益恭素乃曰憐子之誠違先師之記子
平生所得試語我師具通所見素曰可以入
佛而不能入魔師曰何謂也素曰豈不見古
人道末後一句始到牢關如是累月素乃印
可仍戒之曰文示子者皆正知正見然子離

文太早不能盡其妙吾今爲子點破使子受
用得自在日切勿嗣吾也師後嗣真淨
僧問提兵統將須憑帝王虎符領衆匡徒密
佩祖師心印如何是祖師心印師曰滿口道
不得曰祇這箇別更有師曰莫將支遜鶴喚
作右軍驚問如何是兜率境師曰一水接藍
色千峯削玉青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七凹
八凸無人見百手千頭祇自知上堂耳目一
何清端居幽谷裏秋風入古松秋月生寒水
衲僧於此更求真兩箇猢猻垂四尾喝一喝

上堂兜率都無辨別却喚烏龜作鼈不能說妙談真祇解搖脣鼓舌遂令天下衲僧覲見眼中滴血莫有齷齪瞋作喜笑傲煙霞者麼良久曰笛中一曲昇平樂算得生平未解愁上

石十

辛

堂始見新春又逢初夏四時若箭兩曜如梭不覺紅顏齷成白首直須努力別著精神耕取自己田園莫犯他人苗稼既然如是牽犁拽杷須是雪山白牛始得且道鼻孔在甚麼處良久曰叱叱上堂常居物外度清時牛上橫將竹笛吹一曲自幽山自綠此情不與白

雲知慶快諸禪德齷思范蠡謾泛滄波因念陳搏空眠太華何曾夢見浪得高名實未神遊閑漂野跡既然如此具服衲僧莫道龍安非他是已好上堂無法亦無心無心復何捨要真盡屬真要假全歸假平地上行船虛空

裏走馬九年面壁人有口還如癡參上堂夜夜抱佛眼朝朝還共起起坐鎮相隨語默同居止欲識佛去處祇這語聲是諸禪德大小傳大士祇會抱橋柱澡洗把繩放船印板上打將來模子裏脫將去豈知道本色衲僧塞除佛祖窟打破玄妙門跳出斷常坑不依清淨界都無一物獨奮雙拳海上橫行建家立國有一般漢也要向百尺竿頭凝然端坐洎乎齷身之際捨命不得豈不見雲門大師道知是般事拈放一邊直須擺動精神著些筋骨向混沌未剖已前薦得猶是鈍漢那堪更於他人舌頭上呻嘆滋味終無了日諸禪客要會麼剔起眉毛有甚難分明不見一毫端風吹碧落浮雲盡月上青山玉一團喝一喝下座一日漕使無盡居士張公商英按部過

分寧請五院長老就雲巖說法師最後登座
橫拄杖曰適來諸善知識橫拈豎放直立斜
拋換步移身藏頭露角既於學士面前各納
敗闕未免喫兜率手中痛棒到這裏不由甘
與不甘何故見事不平爭忍得衲僧正令自

當行卓拄杖下座室中設三語以驗學者一
曰撥草擔風祇圖見性即今上人性在甚麼
處二曰識得自性方脫生死眼光落地時作
麼生脫三曰脫得生死便知去處四大分離
向甚麼處去元祐六年冬浴訖集衆說偈曰
四十有八聖凡盡殺不是英雄龍安路滑奄
然而化其徒遵師遺誠欲火葬捐骨江中得
法弟子無盡居士張公遣使持祭且曰老師
於祖宗門下有大道力不可使來者無所起
敬俾塔於龍安之乳峯謚真寂禪師

東京法雲佛照果禪師自妙年遊方謁圓通
璣禪師入室欠璣舉僧問投子大死底人却
活時如何子曰不許夜行投明須到意作麼
生師曰恩大難酬璣大喜遂命首衆至晚爲
衆秉拂機遲而訥衆笑之師有披色次日於
僧堂點茶因觸茶瓢墮地見瓢跳乃得應機
三昧後依真淨因讀祖偈曰心同虛空界示
等虛空法證得虛空時無是無非法豁然大
悟每謂人曰我於紹聖三年十一月二十一
日悟得方寸禪出住歸宗詔居淨因僧問達
磨西來傳箇甚麼師曰周秦漢魏問昔日僧
至問雲門如何是透法身句門曰北斗裏藏身
意旨如何師曰赤心片片曰若是學人即不
然師曰汝又作麼生日昨夜擡頭看北斗依
稀却似點糖糕師曰但念水草餘無所知上

堂西來祖意教外別傳非大根器不能證入其證入者不被文字語言所轉聲色是非所迷亦無雲門臨濟之殊趙州德山之異所以唱道須明有語中無語中有語若向這裏薦得可謂終日著衣未嘗挂一縷絲終日喫飯未嘗歎一粒米直是呵佛罵祖有甚麼過雖然如是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喝一喝下座上堂拈拄杖曰歸宗會斬蛇禾山解打鼓萬象與森羅皆從這裏去擲下拄杖曰歸堂喫茶師以力參深到語不入時每示衆常舉老僧熙寧八年文帳在鳳翔府供申當年崩了華山四十里壓倒八十村人家汝輩後生茄子瓠子幾時知得或問曰寶華王座上因甚麼一向世諦師曰癡人佛性豈有二種邪

隆興府泐潭湛堂文準禪師興元府梁氏子初謁真淨淨問近離甚處師曰大仰淨曰夏在甚處師曰大鴻淨曰甚處人師曰興元府淨展手曰我手何似佛手師罔措淨曰適來祇對一一靈明一天真及乎道箇我手何似佛手便成窒礙且道病在甚處師曰某甲不會淨曰一切見成更教誰會師當下釋然服勤十載所往必隨紹聖三年真淨移石門衆益盛凡衲僧扣問但瞑目危坐無所示見來學則徃治蔬圃率以爲常師謂同行恭上座曰老漢無意於法道乎一日舉杖決渠水溉衣忽大悟淨詰曰此乃敢爾葛苴邪自此迹愈晦而名益著顯謨李公景直守豫章請開法雲巖未幾移居泐潭僧問教意即且置未審如何是祖意師曰煙村三月裏別是一

家春問寒食因悲郭外春
墅田無處不傷神
林間壘壘添新塚半是去年來哭人這事且
拈放一邊如何是道師曰蒼天蒼天曰學人
特伸請問師曰十字街頭吹尺八村酸冷酒
兩三巡問一法若有毗盧墮在凡夫萬法若
無普賢失其境界去此二途請師一決師曰
大黃甘草曰此猶是學人疑處師曰放待冷
來看問向上一路千聖不傳未審如何是向
上一路師曰行到水窮處看雲起時曰爲
甚不傳師曰家家有路透長安曰祇如衲僧
門下畢竟作麼生師曰放你三十棒上堂曰
五九四十五聖人作而萬物覩秦時瘦饒鑽
頭尖漢祖殿前樊噲怒曾聞黃鸝樓崔顥題
詩在上頭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
洲可知禮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道生一

石十

五四

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驀拈拄杖起身云
大眾寶峯何似孔夫子良久曰酒逢知己飲
詩向會人吟卓拄杖下座上堂劄久雨不晴
直得五老峯頭黑雲變鍾洞庭湖裏白浪滔
天雲門大師忍俊不禁向佛殿裏燒香三門
頭合掌禱祝呪願願黃梅石女生兒子母團
圓少室無角鐵牛常甘水草喝一喝有甚麼
交涉顧衆曰不因楊得意爭見馬相如上堂
混元未判一氣岑寂不聞有天地玄黃宇宙
洪荒日月盈昃秋收冬藏正當恁麼時也好
箇時節耐耐雪峯老漢却向虛空裏釘橛轆
三箇木毬直至後人搆占不上便見瀉山水
拈牛一向膽大心麤長沙大蟲到處毆人家
猪狗雖然無禮難容而今放過一著孝經序
云朕聞上古其風朴略山前華堯民解元且

喜尊候安樂參上堂今朝臘月十夜來天落
雪羣峯極目高低白綠竹青松難辨別必是
來年蠶麥熟張公李公皆忻悅皆忻悅鼓腹
謳歌笑不徹把得雲簫撩亂吹依稀有如楊
柳枝又不覺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左之右之

喝曰禪客相逢祇彈指此心能有幾人知上

堂太陽門下日日三秋明月堂前時時九夏

洞山和尚祇解夜半捉烏雞殊不知驚起隣
家睡寶峯相席打令告諸禪德也好冷處著
把火咄上堂古人道不看經不念佛看經念

佛是何物自從識得轉經人舉拂子曰龍藏
聖賢都一拂以拂子拂一拂曰諸禪德正當
恁麼時且道雲巖土地向甚麼處安身立命
擲下拂子以兩手握拳叩齒曰萬靈千聖千
聖萬靈上堂僧問教中道若有一人發真歸

源十方虛空悉皆消殞未審此理如何師遂
展掌點指曰子丑寅卯辰巳午未一羅二土
三水四金五太陽六太陰七計都今日計都
星入巨蟹宮寶峯不打這鼓笛便下座上堂
大道縱橫觸事現成雲開日出水綠山青拈

柱杖卓一下曰雲門大師來也說道觀音菩
薩將錢買胡餅放下手元來却是饅頭大眾
雲門祇見錐頭利不見鑿頭方寶峯即不然
擲下拄杖曰勿於中路事空王策杖須還達
本鄉昨日有人從淮南來不得福建信却道
嘉州大像吞却陝府鐵牛喝一喝曰是甚說
話笑倒雲居土地上堂祖師關捩子幽隱少
人知不是悟心者如何舉似伊喝一喝曰是
何言歟若一向恁麼達磨一宗掃土而盡所
以大覺世尊初悟此事便開方便門示真實

相普令南北東西四維上下郭大李二鄧四
張三同明斯事雲巖今日不免微古去也擊
拂子曰方便門開也作麼生是真實相良久
云十八十九癡人夜走示衆拈拄杖曰衲僧
家竿木隨身逢場作戲剗把橫拈自有意思

五十一

五十二

所以昔日藥山和尚問雲巖曰聞汝解弄師

子是否巖曰是山曰弄得幾出巖曰弄得六

出山曰老僧亦解弄巖曰和尚弄得幾出山

曰老僧祇弄得一出巖曰一即六六即一山

便休大眾藥山雲巖鈍置殺人兩父子弄一

箇師子也弄不出若是準上座祇消得自弄

搜得來拈頭作尾拈尾作頭轉兩箇金睛攫

幾鉤鐵爪吼一聲直令百里內猛獸潛蹤滿

空裏飛禽亂墜準上座未弄師子請大眾高

著眼先做一箇定場擲下拄杖曰箇中消息

子能有幾人知師自浙回泐潭謁深禪師尋
命分座聞有悟侍者見所擲爨餘有省詣方

丈通所悟深喝出因喪志自經於延壽堂廁
後出沒無時衆憚之師聞半夜特往登溷方
脫衣悟即提淨水至師曰待我脫衣脫罷悟

復到未幾悟供籌子師滌淨已召接淨桶去

悟纔接師執其手問曰汝是悟侍者那悟曰

諾師曰是當時在知客寮見掉火柴頭有箇

悟處底麼參禪學道祇要知箇本命元辰下

落處汝剗地作此去就汝在藏殿移首座鞋

五十三豈不是汝當時悟得底又在知客寮移他枕

五十四子豈不是汝當時悟得底汝每夜在此提水

度籌豈不是汝當時悟得底因甚麼不知下

落却在這裏惱亂大眾師猛推之索然如倒
壘甓由是無復見者政和五年夏師臥病進

藥者令忌毒物師不從有問其故師曰病有
自性乎曰病無自性師曰既無自性則毒物
寧有心哉以空納空吾未嘗顛倒汝輩一何
昏迷十月二十日更衣說偈而化闍維得設
利晶圓光潔晴齒數珠不壞塔于南山之陽

音釋

鹿
上盧谷切音鹿
下蘇谷切音速
給
荔亥切音殆
耿耿也詐也
膾
切音武膾
肥美也
珉
蒲鄰切音
民美石也
漬
資四切音
恣漫也
接
接誰偏
按捺也
凹
上於交切音
按捺也
凸
下陀訥切音
突高起也
呻
作呻

入口也
切音皆食
溷
恩廁也
胡因切音